

客家地区的壮侗语族族群与苗瑶语族族群^{*}

郭志超



〔作者简介〕 郭志超,回族,1949年10月生,福建惠安人。现任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负责人,副教授。代表作是《西方人类学文化观评述》等。

〔提要〕 本文认为辨识闽粤赣结合部客家地区的少数民族及其来源,须放在中国南方民族史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并宜以所属

语族为标识,并认为畬族与苗、瑶和商固至秦汉的“濮人”有源流关系。

〔关键词〕 客家地区 壮侗语族族群 苗瑶语族族群 畬族 濮人

商周至秦汉,“百越”与“百濮”是古代中国南方并存的各有其源的两大民族群系,言“百”谓多。百越分布在今江苏南部、安徽东南部、浙江、福建、台湾、江西、广东、海南、广西南部、东部、东北部和湖南东南部,百濮分布在今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四川、贵州、云南和广西西北部。这两个民族群系在所居地接壤处有双向的涵化、融合。秦汉以后,由于双向迁徙的缘故,这两个民族群系都互有渗透入对方的地域。百越民族群系及其后裔的语言属壮侗语族,百濮民族群系及其后裔的语言属苗瑶语族。凭此大背景而观客家地区的非汉族族群,视野就会清晰得多。

本文的客家地区指客家形成的地区亦即原来的聚居地,这就是闽西、粤东、赣南这三省结合部或称交界区域。一般认为,这个区域在商周至秦汉时期是介于闽越与南越之间的一个相对独立的越文化区。入西晋以后,这个区域出现“山都人的活动,入六朝以后,出现了“蛮獠”(畬族)的活动,北宋以后出现了一个由南下的中原汉族移民为主,兼融了当地少数民族而形成的一支新的汉族民系——客家人。

关于闽粤赣结合部的客家地区历史上曾存和现在少数民族,陈国强先生推断“‘木客’就是小黑人”;

蒋炳钊先生认为“山都和木客”应该是同一个民族;“山都木客可能是古代越族的后裔”。“畬族是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古代越人的后裔”,“‘山都木客’同畬民是长期相处在一个地域里”;施联朱先生则持畬为外来说,认为“畬瑶同源于汉晋时代‘武陵蛮’”。笔者以为辨识闽粤赣结合部客家地区的少数民族及其来源,须放在中国南方民族史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并宜以所属语族为标识。

一、客家地区的壮侗语族族群:“山都”人

“山都”是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域的土著居民,其见于方志文集的准确记载,始于西晋,频见于唐宋,依稀见于明清。记载最频多是赣南、闽西,其次是粤东。

经纪录成文于战国、续补于秦汉的《山海经》云:“臬阳国在北徼之西。其为人,人面长唇,黑身有毛,反踵,见人笑亦笑,左手操管。”这种被蒙以神话色彩的族群所居地望未考。西晋郭璞注《山海经》的“臬阳国”云:“今交州、南康郡深山皆有此物也。长丈许,脚跟反向,健走披发,好笑。雌者能作汁,洒中,人即病,土俗呼为山都。南康今有赣水,以有此人,因以名水”。郭璞所称的“山都”在南康郡,西晋的南康郡治在今江西于都东北,辖境赣南。杂载唐和唐以前地志、编纂于北宋初的《太平寰宇记》引录了赣南、闽西、粤东的“山都”记载。在赣南,《太平寰宇记》江西吉州(唐宋时治所在庐陵即今吉安市)太和(泰和)县条引《异物志》云:“大山穷谷之间有山都人,不知其源绪所出,发长五寸不能结,裸身,见人便走避。种类甚疏少,旷时一见,然自有男女焉。”又引《庐陵异物志》“庐陵大山之间有山都,似人,常裸身,见人便走,自有男女,可长四五尺,能啸能呼,常在幽昧之间,亦鬼类也。”同书的江西虔州(唐宋时治所在今赣州旁的赣县)雩都(于都)县条引《南康记》云:“其山(去县东南三百八十五里)奇丽鲜明,……又有自然石室如屋形。风雨之后,景气

* 收稿日期:1996年2月27日。

明净, 颇鄱山上鼓吹之声, 山都木客为其舞唱之节。”

在闽西,《太平寰宇记》汀州条引《牛肃纪闻》云:“江东采访使奏于处州南山洞中置汀州, 州境五百里, 山深林木秀茂, 以领长汀、黄连(宁化)、杂(新)罗(上杭)三县。地多瘴疠, 山都木客丛萃其中”;“州初移长汀, 长汀大树千余株, 皆豫章迫隘, 以新造州府, 故斩伐林木, 凡斩伐诸树, 其树皆枫、松, 大径二三丈, 高者三百尺, 山都所居。其高者曰人都, 其中者曰猪都, 处其下者曰鸟都。人都即如人形而卑小, 男子妇人自为配偶(偶); 猪都皆身如猪; 鸟都皆人首, 尽能人言, 闻其声而不见其形, 亦鬼之流也。”⁴⁰清代杨澜《临汀汇考》说:“唐书多言汀俗多山鬼”, 在引录东坡虔州诗云“山中木客能吟诗”之后说:“汀州正在虔东南, 而汀木客乃独脚鬼, 见《集韵》。此为木魅, 乃妖也, 今尚有之, 时时出作祸祟, 搅扰人家, 至今人不能堪, 则赴上清宫求张天师驱除之。”⁴¹

在粤东,《太平寰宇记》潮州海阳县条云:“凤凰山一名翔凤山, 有凤凰水, 昔有 居于此集因名之, 山多相思树, 中有神形如人, 披发迅走。”同书潮阳县条云:“山都, 神名, 形如人而披发迅走。”⁴²唐代韩愈贬谪潮州任刺史时作异俗诗云:“怪魅炫耀堆蚊虻, 山 灌噪猩猩游”⁴³, 所称“怪魅”、“山 ”应指“山都”。杨澜在《临汀汇考》引李商隐在岭南时作异俗诗云“只是纵猪都”后注曰:“唐时闽粤之峤所在多有。”⁴⁴

“山都”是人而不是鬼魅。在西晋时郭璞注《山海经》就指明“山都”是人⁴⁵。唐宋文献记载“山都”, 开始称“山都”为“鬼之流”;但对山都的描述多少还有写实成分。到了清代,“山都”可能绝迹或近乎绝迹, 有关“山都”的记载无写实成分。杨澜《临汀汇考》云:“山魅、山精、石精、木客皆木石之怪, ……里之山鬼也。”⁴⁶

“山都”的“都”之义是类也, 聚也, 意指山林中的类聚, “山魅”、“山 ”、“山 ”、“山精”、“石精”、“木客”以及“野罗仙”等皆系“山都”。“木客”县对伐卖木材的“山都”的特称。《太平寰宇记》载:“上洛山, 在(赣)县南, 陆路九十里, 山中有石墨可书, 又按《舆地志》云:“虔州上洛山有木客, 乃鬼类也, 形似人, 语亦如人, 遥见分明, 近则藏隐, 能斫杉枋, 聚于高之上, 与人交市, 以木易人刀斧。交关者, 前置物枋下, 却走避之。木客寻来取物, 下枋与人。随物多少, 甚信直不欺。”⁴⁷虔州上洛山的“木客”与上引的虔州零都的“山都木客”所居处相近。罗浩博而编撰于北宋初的北宋《太平御览》引《述异记》云:“南康有神名曰山都, ……其状盖木客、山 之类也。”⁴⁸这说明“山都”的特征与“木客”是一样的。

“山都”人不是小黑人。《太平御览》引《南康记》云:“山都, 形如人, 长二尺余, 黑身赤目, 发黄披之”⁴⁹。但《太平寰宇记》江西吉州太和县条引《庐陵异物志》云:“庐陵天山之间有山都, 似人, 常裸身, 自有男女; 可长四五尺”⁵⁰。郭璞注《山海经》云:《南康郡》山都“长丈许”⁵¹, 可见“长二尺余”的记载并不可靠。至于用“山都……黑身赤目, 发黄披之”的体质特征, 做与“赤目、发黄披之”并记的“黑身”也难为小黑人确证²²。赣南、闽西、粤东有关“山都”体质特征的记载中, 绝大多数无言其黑, 如果“山都”是小黑人的话, 肤色黑肯定会作为最突出的特点而记之, 不可能忽略。“山都”为小黑人说乏证。

闽粤赣“山都”人是当地越人的后裔, 此见可经文化的比较分析得到证实:

(1)《太平寰宇记》引《异物志》云:“大山穷谷之间, 有山都人, 不知其源绪所出, 发长五寸而不能结”⁵²。古代越人“被发文身, 以象鳞虫”⁵⁴东汉高诱注:“被, 剪也; 文身, 刻画体内, 黥其中。”“山都人”“发长五寸不能结”正是“被发”或“断发”的越人发式²⁵。

(2)古越人喜吃腥臊味的水生动物,《太平御览》引《南康记》云:“山都……好在深涧中翻石觅蟹啖之”⁵⁶, 此与越人食俗同²⁷。

(3)越人住居是干栏建筑。干栏又称高栏、阁栏, 即房屋以木柱为底架, 将房子架高。史书也有将此住居方式喻为“巢居”。《太平御览》引《述异记》云:“山都……于深山树中作巢, 巢形如坚鸟卵, 高三尺许, 内甚泽, 五色显明, 二枚沓之, 中央相连。土人云:“‘上者雄舍, 下者雌室’。旁悉开口如规, 体质虚轻颇似木筒, 中以鸟毛为褥。”⁵⁸《太平寰宇记》汀州条引《牛肃纪闻》云:“州初移长汀, 长汀大树千余株, 皆豫章迫隘, 以新造州府, 故新伐林木, 凡斩伐诸树, 其树皆枫、松, 大径二三丈, 高者三百尺, 山都所居。……皆在树窟宅。”⁵⁹无论是“巢居”还是“树窟宅”都属于栏居式中较为原始的形态。

(4)《太平御览》引《南康记》云:“木客……死者皆殓敛之, 不令人见其形也。葬棺法每在高岸树杪或藏石窠中。”⁶⁰已发现的瓊夷山船棺多为石隙葬, 属闽越人的葬制遗存。山都“藏石窠中”的“葬棺法”属武夷山越人悬棺葬或称崖葬的类型。

可见,“山都”人是越人后裔。

“山都”人既是越人后裔, 那么他们的先人究竟是哪一支越人? 商周至秦汉, 在长江以南的苏南、皖南、浙江、福建、江西、湘东南和两广这中国东南半月形地带分布着百越民族, 一般认为闽越主要分布在除闽西

外的福建大部分地区和赣东, 介于闽越与南越之间有个相对独立的越文化区, 该区大抵是闽西、粤东、赣南这片地域。早在清代, 史学家全祖望就指出闽西、粤东、赣南是西汉初作为“亦粤(越)之世”的南武侯织(后晋封为“南海王”)的领地³¹, 迄今, 史学界基本持赞同意见并加以进一步的考证。闽粤赣交界地域确有一支越人的存在, 这支属南武侯织领地的越人在西汉还存在, 尽管发生了西汉王朝派兵平定南海王的反叛, 将其降军“处之上淦”³², 上淦在今江西新淦(位于赣中, 滨赣江, 1957年改名新干)之南³³。但南海王织的领地即闽粤赣交界地区的越人不可能尽绝。此后至三国也没有发生什么有关的变故会使这支越人骤然消逝。入西晋以后这个地区土著民的被记载是以“山都”名称出现的, “山都”人在晋以前亦即必早于记载就生息于此了。鉴此, 闽粤赣交界地域的越人在历史时空上就与“山都”人相衔了。联系到上述的山都与越人的文化比较分析, 这种历史的衔接的可靠性大大加强了。“山都”人是闽粤赣交界地域越人的后裔, 准确说是西汉初南海王织领地越人的后裔。

闽粤赣交界地区“山都”人的记载, 始见于西晋, 频见于唐宋, 直到清代还有隐约提及。“山都”人一部分被汉族封建统治者消灭了³⁴, 一部分应逐渐融入迁入的汉族和畲族。

虽然我们没有“山都”人的语言资料来分析其语所属, 但是既然已论证“山都”人是越人后裔, 那么其所操语言当为越语或因语言的变化而只是近同越语。韦庆稳先生探索记音与越人歌、越人歌与古译、古译与壮语的关系, 令人信服地揭示了壮族与古代越语的源流关系³⁵。越语属壮侗语族, “山都”人系壮侗语族族群。

二、客家地区的苗瑶语族族群: 畲族

据畲族长篇叙事史诗《高皇歌》, 粤东凤凰山是畲族在闽粤赣交界地区的最早聚居地。据载, 从六朝以来, 畲族(“蛮獠”)出现在粤东到九龙江流域以南地区, 唐时畲族已分布在粤东、闽西和赣南地区。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引《漳州丁氏大谱》云:“六朝以来, 戍闽者屯兵于龙溪, 阴江为界, 插柳为营, (九龙江)别号柳营江……两岸尽属蛮獠。”“唐高宗总章二年(669年), 泉、潮间蛮獠啸乱。”³⁶, 率军进行镇压的唐将陈元光说:“兹镇(漳州地区)地极七闽, 境连百粤, 左衽居椎髻之半, 可耕乃火田之余。”³⁷“(漳)州背山面海, 旧有蛇豕之区, 椎髻卉裳, 尽是妖氛之党。”³⁸在闽西, “唐时初置汀州徙内地民居之, 而本土之苗仍杂处其间,

今汀人呼曰畬客。”³⁹在赣南, 畬族何时迁入不祥。唐昭宗乾宁元年(894年), “黄连洞蛮二万围汀州(胡三省注: 黄连洞在汀州宁化县南, 今潭瓦祭即其地)”⁴⁰。宁化与赣南接壤并有孔道相通, 宁化畬族既拥有“围汀州”的“二万”之众, 应已凭借宁化石壁与赣南东沿石城的通道迁播到赣南了。蒋炳钊先生根据得到史籍印证的族谱资料, 提出畬族最早迁往闽东是唐末五代, 元代畬族出现在闽北。明清时期, 畬族的分布地扩展到浙南、赣东和皖南。⁴¹

蒋炳钊先生认为“畬族是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古代越人的后裔”, 另一方面又认为: (闽粤赣交界地区的)“山都木客”可能是古代越族的后裔⁴², “山都木客”同畬民是长期相处在一个地域里。⁴³若畬族和“山都”人(前文已指明“木客”是“山都”的一个类别)都是闽粤赣交界地区古代越人后裔, 那么畬族与“山都”人应共有某些源于本土越人的文化特征, 但从未有过论证, 实际上也无法论证。相反, 我们却可以通过文化的比较分析, 证明畬族与“山都”人的文化习俗大相异趣, 从而从根本上将畬族与“山都”人不同渊源关系彰显。

以越人文化习俗为参照, 畬族与“山都”人的比较: (1) 发式。越人是断发, 作为越人后裔的“山都人”“发长五寸而不能结”⁴⁴, 也是断发; 而畬族人的传统发式是“椎髻”, 《长汀县志》引《瑶民纪略》云: “汀东南百余里有瑶民焉, ……椎髻跣足, ……人呼其名曰‘畬民’”⁴⁵。早在唐早期对九龙江以南“蛮獠”(畬族)就有“椎髻卉裳”⁴⁶的记载。“椎髻”即束发髻形如椎。(2) 居式。越人的住所是干栏式建筑, “山都”人的“作窠”为居和“树窟宅”⁴⁷是干栏居式中较为原始的形态; 而畬民则是“编荻架茅为居”⁴⁸, 明代方志记载粤东畬民在“山林中结竹木障复居息为”⁴⁹, 畬民居所不是干栏式建筑。(3) 葬式。悬棺葬亦称崖葬是越人较有特色的葬式, 越人的悬棺葬主要分布在武夷山, 闽、赣、浙、粤、桂均有分布, 作为越人后裔的“山都”人“葬棺法每在高峰及树抄或藏石窠中”⁵⁰, “藏石窠中”的“葬棺法”与武夷山越人悬棺葬属同类葬式; 而畬民是“人死, 剥木纳尸, ……焚木拾骨浮葬之, 将徙, 取以去”⁵¹。这是明代的记载, 鉴于葬俗通常是民俗中变化较缓慢的, 因此畬族在明代以前应也是行此葬俗。(4) 图腾崇拜。崇蛇是越人较普遍的图腾崇拜。闽粤赣交界地区, 尤其是闽西的客家有源于土著族的崇蛇遗俗⁵², 此俗的源头与畬族无涉, 只能与当地土著“山都”人有关, 由此可推断“山都”人有崇蛇习俗; 畬族最突出的传统文化特征是犬崇拜, 没有崇蛇习俗。

“山都”人文化习俗与畬族文化习俗相异,这不仅 是经过文化分析得出的明确结论,就是文献记载也是 把“山都”人和畬族分辨得很清楚,从不混淆。《上杭县 志》引诗去:“都人拥树曾为鸟,畬客编茅别是蛮”⁵³。 “都人”即“山都”人,这里是以回忆的语气说“山都”人 曾经象鸟那样巢居于树。《临汀汇都》云:“今汀中畬客 所占之地多在山水严恶之处,天日阴晦,草树溟蒙,其 中鬼魅混迹”⁵⁴。前文已提到入唐宋以后的文献记载把 “山都”云为“鬼之流”,诬称“山鬼”,这里的“鬼魅”即 “山鬼”亦即“山都”。

畬族与越人后裔——“山都”人的文化习俗相去 甚远,却与苗、瑶,特别是瑶族的文化习俗相当类同。 苗、瑶、畬在历史上都是信奉盘瓠(龙犬)图腾的民族⁵⁵。 畬、瑶文化习俗类同最突出的有二:(1)畬、瑶两 族具有相同的姓氏。畬族主要有盘、蓝、雷、钟四姓,其 中盘姓(或改为潘姓)相对其他三姓明显较少;在瑶族 中,盘姓却很多。“粤之徭种多盘姓,自云盘瓠之后”。 另外,瑶族也有蓝、雷姓氏。(2)畬族两族至今仍保存 一种汉字文书,在畬人中称《开山公据》(又称《抚瑶券 牒》),在瑶人中称《过山榜》(又称《评皇券牒》《过山 帖》《过山版》或《盘古圣皇榜文》)。两者都同样记载 着具有原始图腾信仰性质的盘瓠传说,还表明两族先 民开荒辟田的经历,有一个皇帝赐给他们券牒,准许 他们租种山地,不许到平原耕种,同时也给他们不纳 粮租,不服徭役的特权。⁵⁶

语言蕴藏着民族历史的化石,通过语言的比较研 究,可以从现代语言中发掘出深层的某些古代“遗 物”。这些“遗物”能帮助我们识别民族间的渊源关系。 现在全国 63 万余畬族人内部交际时,分别使用两种 语言:分布在广东省莲花山区和罗浮山区的博罗、增 城、惠东、海丰四县约一千多自称“活聂”的畬族人使 用的是属于苗瑶语族苗语支的一种语言,这种语言跟 瑶族布努语炯奈话比较接近。⁵⁷除了上述博罗等四县 畬族外,分布在福建、浙江、江西、安徽等省及广东凤 凰山区的潮州、丰顺等地,占畬族总人口 99% 以上的 畬族人使用的是另一种语言,这种语言接近汉语客家 方言,但它跟现在汉族客家人说的客家话又有所不同, 它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尚有自身的特点。这种 语言中,除含客家话成分外,还有一些古畬语的“底 层”,以及一些现在畬族居住地的汉事方言成分。畬族 人称这种语言为“山哈话”或“畬话”。“隋唐时期,聚居 在闽、粤、赣结合部的畬族先民只使用一种语言—— 古畬语”。⁵⁸根据《潮州府志》记载的潮州畬语,初步找 出了潮州畬语与博罗等地畬语的共同点⁵⁹。畬语属苗

瑶语族,而渊源于东南百越的壮、侗等族的语言和古 越语属壮侗语族。语言研究成果证明了畬族先民不 属百越系统,亦即不是壮侗语族族群而是苗瑶语族 群。

畬语与苗一瑶语有共同的渊源关系,证明了畬族 与起源于湘、鄂的苗、瑶民族有密切的渊源关系,苗、 瑶特别是瑶族历史上的迁徙可成为探讨畬族迁徙的 重要提示。苗族今分布在黔、湘、滇、川、桂、鄂、粤,在 黔东南和以湘西为主的湘鄂川黔交界地带有一定的 聚居区。根据史籍记载和传说,苗族先民早在殷商时 代已在今湖北清江流域和湖南洞庭湖一带生息,属 “濮”亦即“荆蛮”;约在春秋战国时期在巴蜀、夜郎以 及荆州都有苗族先民活动。秦汉时,大部分苗族先民 已在武陵郡、牂牁郡、越 郡、巴郡、南郡等地区定 居,小部分继续迁徙到今黔东南。汉晋时代的“武陵 蛮”有苗族的先民在内,这点已成定论。瑶族今主要分 布在桂、湘、滇、粤、黔。瑶史学者大多数认为瑶族与古 代的“荆蛮”亦即“濮”有渊源关系,与后来的“武陵 蛮”、“莫徭”、“蛮徭”等有较近的渊源关系,唐代瑶族 主要分布在湘、粤、桂。湘、鄂是苗、瑶最久远的居住 地。从地域分布来看,广东北部的连南、乳源、连山、始 兴、阳山、韶关等地现在是瑶族比较集中的地方,说 畬语的畬族现在分布在广东的海丰、惠东、博罗、增城等 县,这些畬族与粤北说勉语的瑶族相距最近,将畬族 与苗、瑶,特别是瑶族在地域分布的几可相衔接的状 况与上述的语言类同相联系,可以依稀勾勒出畬族先 民从湖南到粤北再到粤东的迁徙轨迹。神话兼写实的 畬族长篇史诗《高皇歌》储藏了畬族及其先民以迁徙 为主线的历史记忆,其中有:“当初出朝在广东,…… 敕令圣旨送潮州,……文琥朝官都来送,送落凤凰大 山宫”⁶⁰,这透露了畬族先民是外迁来闽粤赣交界地区 的畬族最早聚居地——粤东凤凰山区的。据族谱记 载,广东莲花山的畬族原籍是“河南潭州永康县鹄塘 都”,广东罗浮山的畬族原籍是“湖南潭州永康县鹄塘 都”⁶¹,上引的“河南”当为“湖南”之误。增城畬族的《雷 蓝盘氏族谱》记载了他们的迁徙传说:其远祖居住湖 南潭州,后来的六祖公和七祖公都住在连州⁶²,潭州就 是现在的长沙,连州就是现在粤北连南、连山一带。类 似的实证的继续获得将进一步填补畬族先民由湘入 粤的迁徙缺环。

闽粤赣交界的客家地区的畬族是苗瑶语族族群, 她在这个地区的出现是古代“百濮”群系的一支后裔 迁入原“百越”地区的结果。

三、结论

“山都”人是闽粤赣三省交界地越人之后,准确地说是介于闽越与南越的南海王织领地越人的后裔。“山都”人的文化习俗与越人习俗相符,共操的语言当是古越语或近同古越语。“山都”人是闽粤赣结合部客家地区的壮侗语族族群。

畲族不是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越人的后裔,其文化习俗与越人、“山都”人的文化习俗相异,而与畲、瑶,特别是瑶族的文化习俗类同,畲语与苗—瑶语有共同的渊源。畲族和苗、瑶与商周至秦汉的“濮”人有源流关系,是古代的“百濮”群系的一支后裔远迁入闽粤赣结合部客家地区的苗瑶语族族群。

注释:

参见朱俊明:《濮越异同论》,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编:《百越民族史论丛》,广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34页;参见陈国强、蒋炳钊、吴绵吉、辛土成:《百越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8—9页。陈国强:《福建的古民族——“木客”试探》,厦门大学学报1963年第3期,22 25 27 42 蒋炳钊:《古民族“山都木客”历史初探》,厦门大学学报第3期,第91—94页,第92页,第93页,第93页,第94页。41 43 蒋炳钊:《畲族史稿》,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66页,第114页,第86—89页,第114页。56 施联朱:《关于畲族来源和迁徙》,施联朱主编:《畲族研究论文集》,民族出版社1987年,第35页,第43页。15 21《山海经》卷12《海内南经》,郭璞注。17 20 23 44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09《江南西道七》,吉州太和条。《太平寰宇记》卷108《江南西道六》,虔州零都条。10 29《太平寰宇记》卷102《江南东道七》,汀州条。11 14 16 34 54 (清)杨澜:《临汀汇考》卷4《山鬼淫祠》,光绪4年刊本。12《太平寰宇记》卷158《岭南道

二》,海阳县条。13 (唐)韩愈:《昌黎先生文集》卷四,(上海)中华书局民国版(缺版年)。17《太平寰宇记》卷108《江南西道六》,虔州赣县条。18 19 22 26 28 30 47 50 (宋)李昉:《太平御览》卷884《神鬼部四》。24《淮南子》卷1《原道训》,转引自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编:《百越民族史资料选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6页。31 (清)全祖望:《鮑亭集·经史问答》,四部丛刊,(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年影印本。32《汉书》卷64上《严助传》,中华书局1962年标点本,第2779页。33 侯光岳:《百越源流史》,江西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45页。35 韦庆稳:《试论百越民族的语言》,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编:《百越民族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36 39 (清)杨澜:《临汀汇考》卷3《兵寇考》。37 (唐)陈元光:《请建州县表》,《全唐文》卷164,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本,第1674页。38 46 (唐)陈元光:《漳州刺史谢表》,《全唐文》卷164,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本,第1675页。40《资治通鉴》卷259《唐纪》75。45 邓光瀛:《长汀县志》卷35《杂录畬客》,1940年版。48 李紱:《汀州府志》卷45《丛谈附》,乾隆17年刊本。49 杨载鸣:《惠州府志》卷14《外志》,上海古籍书店1961年据明嘉靖本影印。51 朱安期:《永春县志》卷3《风俗》,万历7年刊本。52 郭志超:《闽台崇蛇习俗的历史考察》,《民俗研究》1995年第3期。53 卫克:《上杭县志》卷10《艺文下》,乾隆24年刊本。55 石光树:《从盘瓠神话看苗、瑶、畬三族渊源关系》,施联朱主编:《畬族研究论文集》,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第55页。57 毛宗武、蒙朝吉:《畬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58 游文良:《论畬族》,施联朱、雷文先主编:《畬族历史与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13页。59 罗美珍:《从语言看畬族的族源》,《畬族研究论文集》,第65页。60《畬族社会历史调查》,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66页。61 杨成志:《广东畬民识别调查》(1955),《畬族社会历史调查》,第25页。62 陈其光:《畬语在苗瑶语族中的地位》,《畬族研究论文集》,第392页。

[责任编辑 徐杰舜]

国家教委世行贷款

“师范教育发展”项目 JG35 号课题成果之一

《汉壮翻译理论与技巧》出版

壮语言学家、广西民族学院民语系韦达副教授编著的《汉壮翻译理论与技巧》一书,最近已由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全书14.5万字,定价7.80元。

该书是国家教委世行贷款“师范教育发展”项目 JG35 号课题成果之一。全书11章,前5章着重阐述汉译壮的一般基础理论知识,后6章通过系统地对比汉壮语在词汇、语法等方面的异同,介绍汉译壮的规律、方法和技巧。

(大禹)